金史

一九



列傳第十一　金史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阿离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臘醅麻產起兵據暮稜水烏春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臘醅暮稜水人尚反側不自安使阿离合懣往撫察之與斜鉢

合兵攻窩謀罕烏春已死窩謀罕棄城遯去後從撒改討平留可阿离合懣功居多太祖擒蕭海里使阿离合懣獻馘于遼太祖謀伐遼阿离合懣實贊成之及舉兵阿离合懣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离合懣暨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爲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頃之爲國論乙室勃極烈爲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斛葛同修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

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
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强記
人不可及也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
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
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
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爲奏奏
有誤語即哂之宗翰從傍爲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上
聞阿离合懣臨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眞賢
臣也哭之慟及葬上親臨熈宗時追封隋國王天德中改
贈開府儀同三司隋國公大定間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剛

憲子賽也斡論賽也子宗尹

晏本名斡論景祖之孫阿里合懣次子也明敏多謀略通契丹字天會初烏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籌策召問稱旨乃命督扈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翳吾騎卒不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楫艤江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爲柵多張旗幟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遂大破之據險之衆不戰而潰月餘一境皆定師還授左監門衛上將軍爲廣寧尹入爲吏禮兩部尚書皇統元年爲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徙東京天德初

封葛王入拜同判大宗正事進封宋王授世襲猛安海陵遷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銀牌二累封豫王許王又改越王貞元初進封齊時近郊禁圍獵特畀晏三百人從獵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爲臨潢尹遂致仕還居會寧海陵南伐世宗爲東京留守將士皆自淮南來歸晏之子忽里乃亦自軍前率衆來歸世宗白彥敬等在北京聞忽里乃等逃還使會寧同知高國勝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鶻魯補馳驛促之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即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宴勞彌日未幾兼都元帥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禮

畢上將獵有司已夙備晏諫曰邊事未寧畋游非所宜也
上嘉納之因謂晏等曰古者帝王虛心受諫朕常慕之卿
等盡言毋隱進拜太尉復致仕還鄉里是歲薨詔有司致
祭賻贈銀幣甚厚

宗尹本名阿里罕以宗室子充護衛改牌印祗候授世襲
謀克爲右衛將軍歷順天歸德彰化唐古部族橫海軍節
度使正隆南伐領神略軍都總管先鋒渡淮取楊州及瓜
洲渡大定二年改河南路副都統駐軍許州之境是時宋
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潑及漢軍二千人宗尹遣萬戶
孛术魯定方完顏阿喝懶夾谷清臣烏古論三合渠雛訛

只將騎四千往攻之遂復取汝州除大名尹副統如故頃之爲河南路統軍使遷元帥左都監除南京留守上曰卿年少壯而心力多滯前任點檢京尹勤力不怠而處事迷錯勉修職業以副朕意賜通犀帶廏馬八年置山東路統軍司宗尹爲使遷樞密副使錄其父功授世襲蒲輿路屯河猛安并親管謀克除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上問宰臣曰宗尹雖才無大過人者而性行淳厚且國之舊臣昔爲達官卿等尚未仕也朕欲以爲平章政事何如宰執皆曰宗尹爲相甚協衆望即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國公兼太子太傅是時民間苦錢幣不通上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

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錢大定初軍事未息調度不繼故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悉宜罷去上曰卿留意百姓朕復何慮太尉守道老矣捨卿而誰於是養馬等錢始罷他日上謂宰臣曰宗尹治家嚴密他人不及也顧謂宗尹曰政事亦當如此矣有頃北方歲饑軍食不足廷議輸粟賑濟或謂此雖不登而舊積有餘秋成在近不必更勞輸輓宗尹曰國家平時積粟本以備凶歲也必待秋成則憊者衆矣人有指瘠其如防戍何上從之宗尹乞令子銀朮可襲其猛安會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襲其謀克

凡承襲人不識女直字者勒令習學世宗曰此二子吾識其一習漢字未習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漢字曾學其一者即許承襲遂著于令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問宰臣曰宗尹何爲不入朝太尉守道以疾對上曰丞相志寧嘗言若詔遣征伐所不敢辭宰相之職實不敢當宗尹亦豈此意耶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上曰臨潢烏古里石壘歲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三月過東京謁太后陵寢五月可達上京春月鳥獸孳孕東作方興不必蒐田講事卿等以爲何如宗尹曰南道歲熟芻粟賤宜如聖旨遂由南道往焉世宗至上京聞同僉大宗正事宗寧不能撫治上京宗

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謂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懲戒之宗尹奏曰隨仕之子父沒不還本土以此多好游蕩上命召還宴宗室于皇武殿擊毬為樂上曰賞賜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槩遷官欲令諸局分収補其間人材孰可者宗尹對曰奉國斡準之子按出虎豫國公昱之曾孫阿魯可任使上曰度可任何職更訪其餘以聞詔以按出虎阿魯為奉御二十七年乞致仕世宗曰此老不事事從其請可也宰臣奏曰舊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總天下事非養老之地若不堪其職朕亦有愧焉如賢者在朝利及百姓四方瞻仰朕亦與其光美宰臣無以對宗尹入謝上曰

卿久任外官不閑有過失但恨用卿稍晩今精力似衰矣省事至煩君勉留卿則四方以朕爲私卿亦不自安也頃之上問宗尹子汝父致仕將居何所其子曰聚屬既多不能復在京師上遣使問宗尹曰朕欲留卿時相從游卿子之言如此今定何如宗尹曰臣豈不欲在此但餘閑之年猶在輦下恐聖主心困耳既衰老臣不忍擯棄時時得瞻望天顔臣豈敢他往鄉里故老無存者雖到彼尚將與誰游乎於是賜甲第一區凡宴集畋獵皆從焉二十八年薨

宗寧本名阿土古系出景祖太尉阿离合懣之孫性勤厚有大志起家爲海陵征南都統戰瓜洲渡功最歷祁州刺

史大定二年爲會寧府路押軍萬戶擢歸德軍節度使時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絕移鎮寧昌軍改知臨潢府事移天德軍世宗嘗謂宰臣曰宗寧智慮雖淺然所至人皆愛之即命爲行軍右翼都統爲賀宋正旦使累遷兵部尚書授隆州路和團猛安烈里沒世襲謀克出知大名府事徙鎮利涉軍俄同簽大睦親府事宗寧多病世宗欲以京地處之俾知咸平詔以其子將寳郎面爲韓州刺史以便養無幾入授同判大睦親府事拜平章政事明昌二年薨宗寧居家約儉如寒素臨事明敏其鎮臨潢鄰國有警宗寧聞知乏粮即出倉粟令以

牛易之敵知得粟即逋去邊人以爲斡亂後苦無牛宗寧
後令民入粟易牛旣而民得牛而畝粟倍於舊其經畫如
此
宗道本名八十上京司屬司人系出景祖太尉訛論之少
子也通周易孟子善騎射大定五年充閤門祗候累除近
侍局使右丞相烏古論元忠左將軍僕散揆等嘗與集有
所竊議宗道即密以聞世宗嘉之授右衛將軍出爲西南
路副招討章宗即位改同知平陽府事陜西路副統軍左
宣徽使移剌仲方擧以自代除西北路招討使故事諸部
貢馬八百餘疋宗道辭不受諸部悅服邊鄙順治提刑司

察廉召爲殿前右副都點檢尋除陝西路統軍使以鎮靜得軍民心特遷三階兼知京兆府事時夏旱俾長安令取太白湫水步迎於遠郊及城而雨是歲大稔人以爲精意所感刊石紀之承安二年爲賀宋正旦使尋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冤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貨五千餘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爲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其明後乞致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立像於層觀以時祭之移知臨洮以病解泰和四年卒贈龍虎衛上將軍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

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
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逸兎年十一射中奔鹿世
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
既長風表奇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謙謹人愛敬之康宗
没遼使阿息保來乗馬至靈帷階下擇取賵贈之馬太祖
怒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止太祖將舉兵宗雄曰遼
主驕侈人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蕭海里而我兵擒之
太祖善其言攻寧江州渤海兵鋭甚宗雄以所部敗渤海
兵以功授世襲千户謀克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推
鋒力戰功多達魯古城之役宗雄將右軍身先士卒戰遼

兵當右軍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軍擊遼兵宗雄繞遼兵後擊之遼兵遂大潰乘勝逐北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突圍出追殺至乙呂白石而還上撫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不濟以御服賜之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駞門諸將皆曰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追及遼帝于護步荅岡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擊遼兵馬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宗雄功執其手勞之以御介胄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斜也攻春州宗雄與宗幹婁室取金山縣行近白鷹林獲候者七人縱其

一人使歸縣人聞大軍至迺潰遂下金山縣與斜也俱取泰州太祖自將取臨潢府遣宗雄先啓行遇遼兵五千宗雄與戰大軍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撻不野降上以其女與宗雄賞其啓行破遼援兵之功也既而與蒲家奴按視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上從之由是徙萬餘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也西京既降復叛時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雄黃金百兩衣十襲

及奴婢等與宗翰等擊敗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東四十里大破之迎謁太祖于鴛鴦濼從至歸化州疾篤宗幹問所欲言宗雄曰國家大業既成主上壽考萬年肅清四方死且無恨天輔六年薨年四十太祖來問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群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比賻贈加等詔令扎千户駙馬石家奴護喪歸葬於歸化州仍於死所建佛寺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託疾歸家卧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金國初建立法定制皆與宗幹建白行焉及與遼議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翰希

尹主其事而材武蹻捷挽強射遠幾三百步嘗走馬射三麞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彀滿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兔撻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輕健如此天眷中追封太師齊國王天德二年加秦漢國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楚王謚威敏配享太祖廟廷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蒲魯虎按荅海阿鄰孫常春胡里剌胡剌鶻魯荼札怕八訛出初宗幹納宗雄妻海陵銜之及篡位使宿直將軍晁霞牌印閭山往河間因宗雄妻於府署明日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荼札之子

七人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濠水大定十七年詔有司收
葬初蒲魯虎襲猛安蒲魯虎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桓端
襲之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桓端卒子裊頻未襲而死章宗
命宗雄孫蒲帶襲之蒲帶大定末累官同簽大睦親府事
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帶爲北京臨潢提刑使詔
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
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
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懋
乃事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
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

小康或謂廉問使者頗以愛憎立殿最以問宰相宰相曰臣等復為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於即位之初行之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慶和殿上曰建立官制當寬猛得中凡軍民事相涉者均平決遣猛安家人部曲勿使沮擾郡縣事今以司獄隸提刑司惟冀獄犴無寃耳既退復遣近臣諭之曰卿等皆妙簡才良付以專責盡心舉職別有旌賞否則有罰明年蒲帶乃襲猛安云

阿鄰頴悟辯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幼時嘗入宮熙宗見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年十八授定

遠大將軍爲順天軍節度使天德二年用廉遷益都尹兼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歷泰寧定海鎮西安國等軍節度海陵南伐以爲神勇武平等軍都總管由壽州道渡淮與勸農使移剌元宜合兵三萬爲先鋒是歲十月至廬州與宋將王權軍十餘萬戰于柘皐鎮渭子橋敗之至和州南復與王權軍八萬餘會戰又敗之追殺至江上斬首數千級上即位于遼陽海陵死大軍北還將渡淮而舟楫甚少軍士爭舟不得亟渡阿隣得生口知可涉處識以柳枝命本部涉濟既至北岸而諸軍之爭渡者果爲宋人邀擊之及入見上聞阿鄰淮上戰功又以全軍還遷兵部尚書監

督經畫征高幹諸軍糧餉授以金牌一銀牌四高幹敗還至懿州以疾卒喪至京師上命致祭于永安寺百官赴弔賻銀五百兩重綵三十端絹百匹

按答海又名阿魯綰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輕發有父之風年十五太祖賜以一品傘二十餘御毬場分朋擊毬連勝三籌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答海為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天眷二年襲父猛安除大宗正丞以猛安讓兄子奐端加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金源郡王進封譚王遷同判大宗正事別授世襲猛安海陵將遷中都按答海

諫曰棄祖宗興王之地而他徙非義也海陵不悅留之上京久之進封鄆王改封魏王除濟南尹按荅海不堪卑濕多在病告海陵聞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奪王爵改廣寧尹世宗即位于東京赦令至廣寧弟燕京勸按荅海拒弗受按荅海受之會海陵遣使至城下按荅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遼陽勢不能抗聊且從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譙樓與使者語指斥不遜及諸郡皆詣東京按荅海兄弟亦上謁有司議既拜赦令復有異言持兩端請併誅之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按荅海爲弟所惑耳於是釋按荅海乃誅燕京不數日復判大宗正事再遷太子

太保封蘭陵郡王改勸農使海陵時自上京徙河間上脊
詔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從便遷居近地乃徙平州詔給
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進金源郡
王致仕大定八年召見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幾人邪
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預巡幸毬獵宴會十四年
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曰汝輩勿以生長富貴中而爲暴
矣宜自謙退海陵以猜忌翦滅宗室我以純謹得免死耳
汝輩惟日爲善勿墜吾家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
或從太祖或從撒改或與諸將征伐比有功金人初無文

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廼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
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
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
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
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
小字遼人迪六和尚雅里斯棄中京走希尹與迪古乃婁
室余睹襲之迪六等聞希尹兵復走遂降其旁近人民而
還奚人落虎來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節度使訛里剌
訛里剌以本部降宗翰駐軍北安使希尹經略近地獲遼
護衛耶律習涅烈知遼主獵于鴛鴦濼宗翰遂請進兵宗

斡將會都統杲于奚王嶺遼兵屯古北口使婆盧火將兵
二百擊之渾黜亦將二百人為後援渾黜聞遼兵衆請益
兵宗翰欲親往希尹妻室曰此小寇請以千兵為公破之
渾黜至古北口遇遼遊兵逐之入谷中遼步騎萬餘迫戰
死者數人渾黜據關口希尹等至大破遼兵斬馘甚衆盡
獲甲冑輜重復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遂與宗
翰至奚王嶺期會於羊城濼宗翰襲遼帝于五院司希尹
為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明日希尹得
降人麻哲言遼主在漠委輜重將奔西京幾及遼主于白
水濼南遼主以輕騎遯去盡獲其內庫寶物遂至西京西

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遼主而還及宗翰入朝希尹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是時夏人已受盟遼主已獲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國與婁室書責諸帥棄盟軍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書且奏曰聞夏使人約大石取山西諸郡以臣觀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軍入其境不知信與否也大石合謀不可不察其嚴備之及大舉伐宋希尹為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主以歸師還賜希尹鐵券除常赦不原之罪餘釋不問宗翰代康王希尹追之于揚州康王遯去後與宗翰俱朝京師請立熈宗為儲嗣太宗遂以熈宗為諳班勃極烈熈宗即位希尹

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希尹爲相有大
政皆身先執咎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許罷爲興中尹二年
復爲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陳王與宗幹共誅宗盤宗雋三
年賜希尹詔曰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
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章敗遂賜
死并殺右丞蕭慶并希尹子同修國史把荅符寶郎漫帶
是時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皇統三年
上知希尹實無他心而死非其罪贈希尹儀同三司邢國
公改葬之蕭慶銀青光祿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
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謚貞憲孫守道守貞守

能守道自有傳

守貞本名左靨貞元二年襲祖谷神謀克大定改元收充符寶祗候授通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遷北京留守移上京坐安置契丹户民部内娶妻杖一百除名二十五年起爲西京警巡使世宗愛其剛直授中都左警巡使遷大興府治中進同知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臺奏守貞治有善狀世宗因謂侍臣曰守貞勳臣子又有材能全勝其兄守道它日可用也章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守貞與修起居注張暐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閤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

視朝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
緣侍從官每遇視朝正合侍立自來左司上殿諫官修起
居注不避或侍從官除授及議便遣始令避之比來一例
令臣等迴避及香閤奏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
有聖訓及所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録何所開説
似非本設官之義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上從之尋爲
賀宋生日使還拜參知政事時上新即政頗鋭意於治嘗
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貞誦樞
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
厲精無倦耳久之進尚書左丞授上京世襲謀克明昌三

年夏旱天子下詔罪己守貞惶恐表乞解職詔曰天當時
雨稼歲爲災所以警懼不逮方與二三輔弼圖回遺闕宜
思有以助朕修政上荅天戒消沴召和以康百姓卿達機
務朕所親倚而引咎求去其如思助何守貞懇辭乃出知
東平府事命參知政事夾谷衡諭之曰卿勳臣之裔早登
膴仕才用聲績朕所素知故嗣位之初擢任政府于今數
載毗贊寔多既久任繁劇宜均適逸安矧內外之職亦當
更治今特授卿是命東平素號雄藩兼比年飢歉正賴經
畫卿其爲朕往綏撫之仍賜金幣廐馬以寵其行它日上
問宰臣守貞治東平如何對曰亦不勞力上曰以彼之才

治一路誠有餘矣右丞劉瑋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淹留于外誠可惜也上默然尋改西京留守監察御史蒲剌都劾奏守貞前宴賜北部有取受事不報右拾遺路鐸上章辯之四年召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上御後閣召守貞曰朕以卿乃太師所舉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過門下人少慎擇復與丞相不協以是令卿補外載念我昭祖太祖開創以來乃祖佐命積有勳勞茲故召用卿其勉盡乃心與丞相議事宜相和諧率循舊章無輕改革因賜玉帶併以蒲剌都所彈事與之曰朕度卿必不爾故以示卿舊制監察御史凡八員漢人四員皆進士而女直四員

則文資右職參注守貞曰監察乃清要之職流品自異俱宜一體純用進士一日奏事次上問司吏移轉事守貞曰今吏權重而積弊深移轉爲便上嘗歎文士卒無如党懷英者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渢王庭筠甚有時譽上曰出倫者難得耳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然國家培養久則人材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漢人進士得人居多此舉更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大定後才許叙使經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爲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爲常選天德間尋以停罷陛下即位復立是科朝

廷寛大赦及百數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宜稍裁減以清流
品又言節用省費之道並嘉納焉先是鄭王允蹈等伏誅
上以其家產均給諸王戶部郎中李敬義言恐因之生事
上又以董壽爲宮籍監都管勾並下尚書省議守貞奏陛
下欲以允蹈等家產分賜懿親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
減諸王弓矢府尉司其出入臣以爲賜之無害如董壽罪
人也特恩釋之已爲幸矣不宜更加爵賞上是守貞所言
自明昌初北邊屢有警或請出兵擊之上曰今方南議塞
河而復用兵於北可乎守貞曰彼屢突軼吾圉今一懲之
後當不復來明年可以見矣上因論守禦之法守貞曰惟

有皇統以前故事捨此無法耳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國朝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雜亂無貫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善類接援後進朝廷正人多出入門下先是上以疑忌誅鄭王允蹈後張汝弼妻高陀斡獄起意又若在鎬王允中時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疏陳時事思有以寛解上意右拾遺路鐸繼之言尤切直帝不悅守貞持其事獄久不決帝疑有黨乃出守貞知濟南府事仍命即辭前舉守貞者董師中路鐸等皆補外上語宰臣曰守貞固有才力至其讀書方之眞儒則

未也然太邀權譽以彼之才而能平心守正朝廷豈可少
離今茲令出蓋思之熟矣俄以在政府日嘗與近侍竊語
宮掖事而妄稱奏下上命有司鞫問守貞款伏奪官一階
解職遣中使持詔責諭之曰挾姦罔上古人常刑結援養
交臣之大戒孰謂予相乃蹈厥辜爾本出勳門寖登膴仕
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閱歲時升爲宰輔每期納誨共致
太平蓋求所長不考其素拔擢不爲不峻任用不爲不專
曾報効之弗思輙私權之自樹交通近侍密問起居窺測
上心預圖趨向縣患失之心重敢欺君之罪彰指所無之
事而妄以肆誣實未始有言而謂之嘗諫義豈知於歸美

意專在於要君其飾詐之若然豈爲臣之當耳復覿彈奏
益見私情求親識之援而列在宮中縱罪廢之餘而出入
門下而又况有官使斂爲己恩謂皆涉於回邪不宜任之
中外質之清議固所不容揆之乃心烏得無愧姑從輕典
庸示薄懲仍以守貞不公事宣諭百官於尚書省承安元
年降授河中防禦使五年改部羅火扎石合節度使過闕
上賜手詔責諭之令赴職久之遷知都府事時南鄙用兵
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安撫乃移知濟南府卒上聞而悼
之勑有司致祭賻贈禮物依故平章政事蒲察通例謚曰
肅守貞剛直明亮凡朝廷論議及上有所問皆傳經以對

上嘗與泛論人材守貞乃迹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故

爲胥持國輩所忌竟以直罷後趙秉文由外官入翰林遷

上書言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問君子小人謂誰秉文

對君子故相完顔守貞小人今參知政事胥持國其爲天

下推重如此

守能本名胡剌累官商州刺史正隆末宋人陷商州守能

被執大定五年宋人請和誓書曰俘虜之人盡數發還完

顔仲爲報問國信使求守能及新息縣令完顔按辰於宋

遂與俱歸守能等至京師入見詔給舊官之俸大定十九

年爲西北路招討使是時詔從窩斡餘黨于臨潢泰州押

刺民列嘗從窩斡其弟闍敵也當徒僞稱身亡以馬賂守能固匿不遣及受賕補賽也蕃部通事事覺是時烏古里石壘部族節度副使奚沙阿補杖殺無罪鎮邊猛安尚書省俱奏其事上曰守能由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貪墨向者招討司官多進良馬橐駝鷹鶻等物蓋假此以率斂爾自今並罷之因責其兄守道曰守能自刺史躐遷招討外官之尊無以踰此前招討哲典以貪墨伏誅守能豈不知乃敢如此其意安在爾之親弟何不先訓戒之也上謂宰臣曰監察專任糾彈宗州節度使阿思懣初之官途中侵擾百姓到官舉動皆違法度完顏守能為招討使貪冒狼籍

凡達官貴人皆未甞舉劾斡赌只群牧副使僕散那也取部人毬杖兩枝即便彈奏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然後遷除不舉職者大則降罰小則决責仍不得去職尚書省奏守能兩贓俱不至五十貫抵罪奚沙阿補解見居官并解世襲謀克上曰此舊制之誤居官犯除名者與世襲併罷之非犯除名者勿罷遂著于令特詔守能杖二百除名

贊曰阿离合懣之善頌宗雄之強識希尹之敏學益之以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列傳第十一

列傳第十二　金史七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宗翰本名粘罕子斜哥

宗望本名斡离不子齊京文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獲耶律謝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即稱帝爲賀及太宗以下宗室群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宗翰與阿离合懣蒲家奴等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

天下心太祖意乃決遼都統耶律訛里朶以二十餘萬戍邊太祖逆擊之宗翰爲右軍大敗遼人于達魯古城天輔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群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釂解御衣以衣之群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

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群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盤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奚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涅烈廼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晉王敖魯斡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盌溫都移剌保報都統杲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杲使

奔睹與移剌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即整衆俟兵期及奔睹至知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即決策進兵使移剌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軍會于何地毕以見報宗幹勸杲當如宗翰策杲意乃決約以奚王嶺會議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杲會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于羊城濼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闍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遯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

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蒲察烏烈谷赧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弟扎保迪沒于陣天眷中贈扎保迪特進云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部族謁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希尹撻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為都統昊勃極烈昱迭勃極烈斡魯副之駐軍雲中太宗即位詔宗翰曰寄爾以方面當遷官資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頭百道給之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

不歸我叛亡阻絶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
郡縣太宗曰先皇帝甞許之矣當與之諸將獲耶律馬哥
宗翰歸之京師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
七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
之宗翰請分宗望撻懶石古乃精兵討諸部詔曰宗望軍
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
先皇帝時山西南京諸部漢官軍帥皆得承制除授今南
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以朝命詔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
降詔勑從事卿等度其勤力而遷授之宗翰復奏曰先皇
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

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
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
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朞
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
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姑置勿
割上悉如所請上以宗翰被遼經略夏國奉表稱藩深嘉
其功以馬十匹使宗翰自擇一匹餘賜群帥及斡魯奏宋
不遣歲幣户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諸
路户籍按籍索之而闍母再奏宋敗盟有狀宗翰宗望俱
請伐宋於是詔諳班勃極烈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爲左

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朮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盂縣復留銀朮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宋以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睹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孝純等鶻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甲子

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荅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河爲界復請脩好不克和丙辰銀朮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會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奏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𠍴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

間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是時河東寇盜尚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荅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

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師師繩果婆盧火監戰平陝西銀术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府權邦彥棄家宵遯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

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
来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离速烏林
荅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
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来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
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
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
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閤下其四月七月兩書皆然元
帥府荅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撻懶宗弼拔离速馬五等分
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
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

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語在劉豫傳歸德叛都統大乣里平之初太宗以斜也爲諳班勃極烈天會八年斜也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孫宗幹等不以言太宗而太宗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京師謂宗幹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剌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議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乃從之遂立熙宗爲諳班勃極烈於是宗翰爲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詔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

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閒改贈秦王謚桓忠
配享太祖廟廷孫秉德斜哥秉德別有傳
斜哥累官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
都統與副統完顏布輝自東京先赴中都輒署置官吏私
用官中財物世宗至中都事覺斜哥當死布輝當除名詔
寬減斜哥除名布輝削兩階解職二年起爲大宗正丞除
祁州刺史坐贓枉法當死詔杖一百五十除名遣左衛將
軍夾谷查剌諭斜哥曰卿何面目至鄉中與宗族相見今
徙鄜州以家人自隨俟汝身死聽家人從便久之起同知
興中尹遷唐括部族節度使歷開遠順義軍斜哥前在雲

內受賕御史臺劾奏上謂宰臣曰斜哥今三犯矣蓋其資質鄙惡如此令強幹吏鞫之獄成法當死上曰斜哥祖父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復起爲勸農副使

贊曰宗翰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臨潢既捷諸將皆有怠忽之心而請伐不已越千里以襲遼主諸將皆有畏顧之心而請期不已觀其欲置江淮專事陜服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甫釋干戈歛衽歸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宗望本名斡魯補又作斡离不太祖第二子也每從太祖

征伐常在左右都統杲已克中都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主在鴛鴦濼宗翰請襲之杲出青嶺遼兵三百餘掠降人家貲宗望曰若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在虐實遂與宗弼率百騎進騎多罷之獨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騎趣後軍即馳擊敗之生擒五人因審遼主尚在鴛鴦濼未去無疑也於是進兵宗翰倍道兼行追遼主于五院司不及婁室等追之至白水濼遼主走陰山遼秦晉國王揑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至京師百官入賀上曰宗望與十餘騎經涉兵冦數千里可嘉也上宴群臣歡甚宗

望奏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尚在陰山天德之閒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諸將望陛下幸軍中也上曰懸軍遠伐授以成筭豈能盡合機事朕以六月朔啓行旣次大濼西南杲使希尹奏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内地上顧謂群臣曰徙諸部人當出何路宗望對曰中京殘弊芻糧不給由上京爲宜然新降之人遽爾騷動未降者必皆疑懼勞師害人所失多矣上京謂臨潢府也上廼下其議命軍帥度宜行之上聞遼主在大魚濼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追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

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余睹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遯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遯去遼兵遂潰宗望等還上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宗望以騎兵千餘追之蒲家奴爲後繼太祖已定燕宗翰曾爲都統宗望副之襲遼主于陰山青塚之間宗望婁室銀朮可以三千軍分路襲之將至青塚遇泥濘衆不能進宗望與當海四騎以繩繫

遼都統林牙大石使爲鄉導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往應州
其嬪御諸女見敵兵奄至鶩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
軍至遼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
秦王許王女骨欲餘里衍斡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
斡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使孛迭赤狗兒皆降得
車萬餘乘惟寧王雅里及其長女乘軍亂亡去婁室銀术
可獲其左右輿帳進至掃里門爲書以招遼主遼主自金
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
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遯去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
追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照里特末胡巴魯背荅別獲

牧馬萬四千四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于行在太祖曰此群臣之功也遂寘璽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録諸帥功加賞焉遼主乃使諆盧瓦持兎鈕金印請降宗望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石晉北遷事遂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所以沮疑其救遼之心也宗望趣天德遼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吴十回皆言夏國迎護遼主度大河矣宗望乃傳檄夏國曰果欲附我當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及遼秦王等以俘見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餘里衍賜之闍母與張覺戰大敗於兎耳山上使宗望問狀就以闍母軍討

張覺降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覺敗宵遁奔宋語在覺傳城中人執覺父及其二子來獻宗望殺之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爲都統劫府庫掠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賞破張覺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初張覺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責宋人納叛人且徵軍糧久不聞問宗望欲移書督之請空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新附長吏職員仍舊已命諸路轉輸軍糧勿督於宋給銀牌十空名宣頭五十道及遷潤來隰四州人徙于瀋州者俟畢農各復其業乃詔咸州輸粟宗望軍張敦固以兵八

千分四隊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曰屢嘗拒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遥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闍母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别勑有司輕徭賦勸稼穡疆場之事一决於宗望又曰議索張覺及逋亡户口於宋聞比歲不登若如舊徵歛恐民匱乏度其糧數賦之射糧軍願為民者使復田里小大之事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勳賢及有民望者為南京留守及諸闕員仍具姓名官階以聞是時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甚衆宗望乞選良吏招撫上從之上召宗望赴闕而闍母克南京兵執偽都統張敦固

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無割山西地與宋斡魯亦言之闍母論奏宋渝盟有驗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曰徵歲幣於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爾軍及六部東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度盧斡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望索戶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請伐宋曰苟不先之恐爲後患宗翰亦以爲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實啓之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闍母於臣爲叔父請以闍母爲都統臣監戰事上從之以宗望監闍母劉彥宗兩軍戰事宗望至三

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蒲莧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匹甲胄五萬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彥劉璧率兵二千來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遇中山三萬人於阨隘之地力戰死之朮烈速活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鄲宋李鄴請修舊好宗望留軍中不遣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以爲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太宗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四年正月己巳諸軍渡河取滑州使吳孝民入汴以詔書問納平州張覺事令執送童貫

譚稹詹度以黃河為界納質奉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請為伯姪國効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書用伯姪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為質沈晦以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二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問舉兵之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辦曰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宗望輟弗攻改肅王樞為質康王構遣歸師還河北兩鎮不下遂分兵討之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為

右副元帥有功將士遷賞有差頃之宋少帝以書誘余睹
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
律鐸破敵兵三萬于雄州殺萬餘人那野敗宋軍七千於
中山髙六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四萬人
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東還遂克真定殺知府
李邈得戸三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十一月戊辰宗望
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降臨河
縣至大名縣徳清軍開徳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騎兵三千
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覆宋兵千人
擒數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遏宋援兵奔睹那野賽剌臺

實連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出自汴城来戰宗望選勁勇五千使當海忽魯雛鶻失擊敗之癸巳宗翰自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衮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宗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薹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乃西上凉陘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申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毀蕩者當底於

罰是月宗望薨天會十三年封魏王皇統三年進許國王
又徙封晉國王天德二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
廟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謚桓肅子齊
京文初遼帝之奔陰山也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男
慎思俱被擒都統杲使阿鄰護送得底和尚雅里斯等入
京師得里底道亡太祖誅阿鄰和尚弟道溫爲興中尹太
祖使謾都本以兵千人與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克
至興中城下以矢繫書射城中教道溫毋降事泄謾都本
責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對曰以忠報國何反覆之有雖死
不恨乃殺之既而宗望軍遇遼都統孛迭等道溫在其中

相與隔水而語宗望承制招之孛迭唯諾無降意宗望謂道溫曰汝兄和尚因戰而獲未嘗加罪後以叛誅能無痛悼道溫曰吾兄辱於見獲榮於死國宗望顧馬和尚曰能為我取此乎對曰能遂以所部渡水擊敗其衆直趨道溫射中其臂獲而殺之

齊本名受速長身美髯天眷三年以宗室子授鎮國上將軍皇統元年遷光祿大夫正隆六年遷銀青榮祿大夫大定初遷特進加安武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齊以近屬上所寵遇而性庸滯無材能大定三年罷節度官給隨朝三品俸累官特進卒弟京弟文皆以謀反誅世宗盡以其

家財產與齊之子斅住詔齊妻曰汝等皆當緣坐有至大辟及流竄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問且以其家產賜汝子宜悉朕意十五年上名英王爽謂曰卿於諸公主女子中爲斅住擇婚其禮幣命有司給之俄襲叔父京山東西路徒母堅猛安

京本名忽魯以宗室子累遷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遷工部尚書改禮部兵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間尹正隆二年例封潘國公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益都尹六年坐違制立春日與徒單貞飲酒降灤州刺史未幾改絳陽軍節度使海陵遣

護衛忽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走入汾州境得免世宗即位來見于桃花塢復判大宗正事封壽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不視朝減膳徹樂詔京代拜行禮世宗懲創海陵疎忌宗室加禮京兄弟情若同生謂京等曰朕每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必審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群臣集議庶幾無過舉也是時伐宋未罷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給全俸京家人數百口財用以上聞之賜金一百五十兩重綵百端絹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廐馬京到西京京妻當名曰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

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爲邦榮察其意乃詐爲圖讖作詩中有鶻魯爲之語以獻於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謠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

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户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獄成還奏上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況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上田遣兀古出劉珫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

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爲親愛汝亦
自知之何爲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
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詔于樓煩縣
爲京作第一區月給節度廪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
謀反上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
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爲後
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
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宣諭京詔曰卿兄
文奪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須在大名
以贓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罪及兄

弟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産應没入者盡與卿兄子歟住卿宜悉此意二十年十一月上問宰臣曰京之罪始於其妻妾卜休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名置左右不使任職但廩給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爲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名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爲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久乃止

文本名胡剌皇統間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軍居中京海陵篡立賜錢二萬貫是時左淵爲中京轉運使市中有穢術敲仙者文與淵皆與之游海陵還中京聞名敲仙詰

問窮竟本末旣而殺之于市責讓文淵貞元元年除祕書坐與靈壽縣主阿里虎有姦杖二百除名俄復爲祕書監封王正隆例封鄅國公以疾去官起復翰林學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留京師奉朝請三年賜上常御條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卿頗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爲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弟京得罪上謂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驕縱無度宋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封朕即位封卿兄弟爲王自今懲咎悔過赤心事朕無患

朕不知也除真定尹賜以衣帶改大名尹徙封荆王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駑馬易之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直尋常占役弓手四十餘人詭納稅草十六萬束公用闕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坐是奪爵降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矯正解職監察御史董師中按文事失糾察已除尚書省都事降沁南軍節度副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僚佐不矯正又不言上並嚴行懲斷文既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爲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頗里銀术可與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

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家僮剛哥等往南京以書幣遣阿古等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從合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耳剛哥到南京見阿古等不言其本來之事及還紿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乃造兵仗使家奴斡敵畫陣圖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遣總管判官孛特馳往德州捕文孛特至德州日已晚會文出獵名防禦判官酬越謀就獵所執之酬越言文兵衛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會上執之孛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覺乃與合住忽里者等俱亡去河間府使奏文事詔遣右司郎中紇石烈哲典翰林修

撰阿不罕訛里也往德州鞫問上聞文亡命謂宰臣曰海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為寬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上恐文久不獲詿誤者多督所在捕之詔募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覺亡命凡四月至十二月被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詔釋其妻术實懶孛特酬越不即捕致文亡去孛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兩階詔曰德州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于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為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

算相命違者徒二年重者從重上以文家財產賜其故兄
特進齊之子敞仕并以西京留守京沒入家產賜之
贊曰宗望啓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兵無
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取信
德留兵守之以爲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絶地攻
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

列傳第十二

付彦成

金史七十五

列傳第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勑修

盧彥倫子璣孫亨嗣　毛子廉

李三錫　孔敬宗

李師夔　沈璋

左企弓　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附

左泌弟淵姪光慶

盧彥倫臨潢人遼天慶初蕭貞一留守上京置爲吏以材幹稱是時臨潢之境多盜而城中兵無統屬者府以彥倫

爲材薦之於朝即授殿直勾當兵馬公事遼兵敗於出河
店還至臨潢散居民家令給養之而軍士縱恣侵擾無所
不至百姓殊厭苦之留守耶律赤狗兒不能禁戢乃召軍
民諭之曰契丹漢人久爲一家今邊方有警國用不足致
使兵士久溷父老間有侵擾亦當相容衆皆無敢言者彥
倫獨曰兵興以來民間財力困竭今復使之養士以國家
多故義固不敢辭而此輩恣爲強暴人不能堪且番漢之
民皆赤子也奪此與彼謂何初取臨潢軍中有辛訛特剌
者舊爲臨潢驛吏與彥倫善使往招諭彥倫殺之遼授彥
倫團練使勾當留守司公事天輔四年彥倫從留守撻不

野出降授夏州觀察使權發遣上京留守事師還撻不野以城叛彥倫乃率所部逐撻不野盡殺城中契丹遣使來報未幾遼將耶律馬哥以兵取臨潢彥倫拒守者七月會援兵至敵解圍去因赴闕天會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彥倫爲經畫民居公宇皆有法改靜江軍節度留後知咸州煙火事未幾遷靜江軍節度使天眷初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內所改利涉軍節度使未閱月還復爲提點大內所彥倫性機巧能迎合悼后意由是頗見寵用歲餘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爲宋國歲元使改禮部尚書加特進封郇國公天德二年出爲大名尹明

年詔彥倫營造燕京宮室以疾卒年六十九子璣

璣字正甫以蔭補閤門祇候累遷客省使兼東上閤門使改提點太醫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使遷同知宣徽院事丁母憂起復太府監改開遠軍節度使入爲右宣徽使章宗即位轉左宣徽使致仕明昌四年起復左宣徽使改定武軍節度使復爲左宣徽使是時璣年已七十詔許朝叅得坐於廊下復致仕泰和初詔璣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忒三月章宗以璣老而康強命以所策杖爲洗兒禮物章宗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揖

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其眷遇如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子亨嗣

亨嗣字繼祖以廕補閤門祗候內供奉調同監平涼府醋務改同監天山鹽場丁母憂服闋監萊州酒課累調監豐州任丘汲縣東平酒務課最遷白登縣令明昌四年行六部差規措軍前糧料入爲典給直長改西京戶籍判官歷官西京中都大倉使中都戶籍判官尚醞署丞丁父憂大安初復爲典給署丞兼太子家令崇慶元年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是時兵興徵調煩急亨嗣以辦最遷定遠大將軍入爲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遷莒州刺史三年山東

宣撫司討楊安兒亨嗣行六部兵罷還州興定二年卒年六十一亨嗣與弟亨益盡友愛之道亨嗣初以祖廕得官大定十六年父璣爲同知宣徽院事當廕子亨嗣以讓弟亨益亨益早卒子犹犹幼稚亨嗣盡以舊業田宅奴畜財物與之

毛子廉本名八十臨潢長泰人材勇善射遼季羣盜起募勇士子廉應募遼主召見賜甲仗率百人會所在官兵捕盜以功授東頭供奉官賜良馬天輔四年遣謀克辛斡特剌移剌窟斜招諭臨潢子廉率戶二千六百來歸令就領其衆佩銀牌招未降軍民盧彥倫怒子廉先降殺子廉妻

及二子使騎兵二千伺取子廉子廉與窟斜經險阻中騎兵圍之兩騎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斃其一人其一人挺槍幾中子廉脅子廉避其槍與搏戰生擒之乃彥倫健將孫延壽也餘衆潰去天會三年除上京副留守久之兼鹽鐵事天眷中除燕京麴院都監遼王宗幹問宰相曰子廉有功何爲下遷宰相以例對宗幹曰盧彥倫何不除此職子廉之功十倍彥倫在臨潢十餘年吏民畏愛如一日誰能及此是時盧彥倫已以少府監除節度使故宗幹引以爲比除寧昌軍節度使海陵弑熙宗子廉聞之歎曰曾不念國王定策之功耶乃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三錫字懷邦錦州安昌人以貲得官遼季盜攻錦州州人推三錫主兵事設機應變城賴以完録功授左承制遼主走天德劉彥宗辟三錫將兵保白雲山金兵次萊州三錫以其衆降攝臨海軍節度副使參預元帥府軍事改知嚴州宗望伐宋三錫領行軍猛安敗郭藥師軍於白河進官安州防禦使再克汴京三錫從闍母護宋二主北歸復知嚴州改歸德軍節度副使詔廢齊國擇吏三十人與俱行三錫在選中還爲慶州刺史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察廉第一遷三階改安國軍節度使除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三錫政事強明所至稱治世宗舊聞其名大定初起爲北

京路都轉運使制下而三錫巳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東垣人石晉末徙遼陽遼季敬宗爲寧昌劉宏幕官斡魯古兵至境上敬宗勸劉宏迎降遂以敬宗爲鄉導接顯州以功補順安令天輔二年詔敬宗與劉宏率懿州民徙內地授世襲猛安知安州事將兵千人從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嘗自汴馳驛至河北還至河上會日暮無舟敬宗策馬亂流遂達南岸遷靜江軍節度使歷石辰信磁四州刺史階光祿大夫海陵問張浩曰卿識孔敬宗否何階高職下也浩對曰國初敬宗勸劉宏以懿州効順其後從軍積勞有司不知故一槩常

調耳明日除寧昌軍節度使徙歸德軍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師夔字賢佐奉聖永興人少倜儻有大志以廕入仕爲
本州麴監天輔六年太祖襲遼主于鴛鴦濼郡守委城遁
去衆無所屬相與叩門請師夔主郡事師夔許之乃搜卒
治兵迪古乃兵至奉聖州師夔與其故人沈璋密謀出降
曰一城之命懸於此舉璋曰君言是矣如軍民不從奈何
師夔即率親信十數輩詰旦出城見余睹與之約曰今已
服從顧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内余睹許諾詔以師夔領
節度以璋佐之賜師夔駿馬二俾招未附者許以便宜從
事明年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劇賊張勝以萬人逼城師夔

度衆寡不敵乃僞與之和日致饋給勝信之師夔乘其不備使人刺勝殺之以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脅從至此今元惡已誅可棄兵歸復其所賊衆大驚皆散去別賊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寇師夔以兵臨之設伏歸路使人反間之智穆果疑望天先引去智穆勢孤亦還遇伏而敗遂執斬之是後賊衆不敢入境以勞遷靜江軍節度留後累遷武平軍節度使改東京路轉運使徙陝西東路轉運使致仕封任國公卒年八十五

沈璋字之達奉聖州永興人也學進士業迪古乃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迎降明日擇可爲守者衆皆推璋

璋固稱李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遷鴻臚卿丁母憂起復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貲貨璋獨無所取惟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璠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橫屍葬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

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爲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轉尚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遷利涉軍節度使爲東京路都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子宜中天德三年賜楊建中牓及第

贊曰危難之際兩軍方爭專城之將國家之輕重繫焉李

師虁非有君命爲衆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猶有説也盧彥倫之降雖云城潰初志不確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仕海陵沈璋以片言降張覺一善足稱何可掩也

左企弓字君材八世祖皓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戍燕遼取燕使守薊因家焉企弓讀書通左氏春秋中進士再遷來州觀察判官蕭英弼賊昭懷太子窮治黨與多連引企弓辨析其寃免者甚衆自御史知雜事出爲中京副留守按刑遼陽有獄本輕而入之重者已奏待報企弓釋之以聞累遷知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金兵已拔上京北樞密院恐

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北樞密院然後奏御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邪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爲自容計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時遼主聞金巳克中京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遼主自鴛鴦濼亡保陰山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廢遼主爲湘陰王改元德興企弓守司徒封燕國公虞仲文參知政事領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內外諸軍都統曹勇義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燕國公康公弼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賜號忠烈翊聖功臣德妃攝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襲燕奄至城中巳而敗走或疑有內應者

欲根株之企弓爭之乃止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遯去都監高六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徑至城下高六等開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猶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副使權知院事簽中書省封陳國公遼致仕宰相張琳進上降表詔曰燕京應琳田宅財物並給還之琳年高不能入見止令其子弟來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是時置樞密院于廣寧府企

弓等將赴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
弓等辭兵曰如此是促之亂也及過平州舍于粟林下張
覺使人殺之企弓年七十三謚恭烈天會七年贈守大師
遣使致奠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濟國公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
日記千言刻苦學問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
方正對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三遷至太常少卿宰
相有左降仲文獨出餞之或指以爲黨仲文乃求養親久
之召復前職宰相薦文行第一權知制誥除中書舍人討
平白霫拜樞密直學士權翰林學士爲翰林侍講學士年

五十五卒謚文正天會七年贈兼中書令正隆二年改贈
特進濮國公
曹勇義廣寧人第進士除長春令樞府辟令史上書陳時
政累擢館閣遷樞密副都丞旨權燕京三司使加給事中
召爲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與大公鼎虞仲文龔誼友善
與虞仲文同在樞密羣小擠之復出爲三司使加宣政殿
大學士卒謚文莊天會七年贈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贈特
進定國公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應州人曾祖胤遼保寧間以戰功授
晋券家于燕之宛平公弼好學年二十三中進士除著作

郎武州軍事判官辟樞府令史求外補出爲寧遠令縣中隕霜殺禾稼漕司督賦急繫之獄公弼上書朝廷乃釋之因免縣中租賦縣人爲立生祠監平州錢帛庫調役粮于川州大盜侯槩陷川州使護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權乾州節度使卒謚忠肅天會七年贈侍中正隆二年改贈特進道國公企弓子泌瀛淵

泌字長源企弓長子也仕遼官至棣州刺史太祖平燕泌從企弓歸朝既而東遷至平州企弓爲張覺所害泌復還燕是時以燕與宋宣撫司遣至汴泌以平州仇人在是乃間道奔還朝廷嘉之擢西上閤門使從宋王宗望南伐破

眞定有功知祁州歷刺澤隰等州貞元初爲濬州防禦使遷陝西路轉運使封戴國公泌性夷澹好讀莊老年六十一即請致仕親友或以爲早泌嘆曰予年三十秉旄鉞侵尋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時人高之卒年七十四

淵累官燕京副留守中京路都轉運使歷河北東路中都路都轉運使淵貪鄙三任漕事務以錢穀自營在中都凡八年不求遷與李通許霖交關賄賂詭納漕司諸物規取財利世宗即位淵使其子貽慶詣東京上表特賜貽慶任忠傑牓第三甲進士授從仕郎貽慶還中都世宗詔淵曰凡殿位張設悉依舊毋增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擾百姓謹

宮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世宗素知其爲人戒之曰卿宰相子練習朝政前爲漕司朕甚鄙之毋或刻削百姓若復敢爾勿思再用淵到懷州未幾坐前爲中都轉運嘗盜用官材木除名子光慶

光慶字君錫幼穎悟沉厚少言淵嘗謂所親曰世吾家者此子也以廕補閤門祗候遷西上閤門副使丁父憂起復東上閤門副使再轉西上東上閤門使兼太廟署令光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爲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宮廟牓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典領原廟坤厚陵壽安宮工役不爲苛峻使勞

逸相均身兼數職勤慎周密未嘗自伐世宗獨察之初御史大夫璋請製大金受命寶有司以秦璽文進上命以大金受命萬世之寶爲文徑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蟠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典領工事詔光慶篆之遷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母憂起復右宣徽使世宗幸上京光慶往上京治儀仗制度時人以爲得宜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十端絹百匹平時喜爲善言善書善樂號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眞贊語皆任達云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之

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君隕身逆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列傳第十三

列傳第十四　金史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太宗諸子

宗磐本名蒲盧虎　宗固本名胡魯

宗本本名阿魯蕭王附

杲本名斜也　宗義本名孛吉

宗幹本名斡本　充本名神土懣子檀奴等

永元本名元奴　兗本名梧桐

襄本名永慶　袞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蒲魯虎胡魯斛魯補阿魯帶阿魯補斛沙虎阿鄰阿魯鶻懶胡里甲神土門斛孛束斡烈鶻沙

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斡魯宗翰宗幹皆爲之副天會十年爲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即位爲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並領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幹爭論於上前即上表求退烏野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爲兩解宗磐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既而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

遂爲右丞相用事撻懶屬尊功多先薦劉豫立爲齊帝至是唱議以河南陝西與宋使稱臣熙宗命羣臣議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雋助之卒以與宋其後宗磐宗雋撻懶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宴飲者皆貶削決責有差赦其弟斛魯補等九人幷赦撻懶出爲行臺左丞相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輒構逆謀情不能樂也以黃金合及兩銀鼎獻明德宮太皇太后幷以金合銀鼎賜宗幹希尹焉

宗固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爲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本

名斛魯補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原王鶻懶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豐王神土門封鄆王斛孛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猛本名鶻沙封畢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魯帶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後封徐王宗磐既誅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宗固既而翼王鶻懶復與行臺左丞相撻懶謀反伏誅詔曰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或謂當絕屬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審依舊典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為代王宗固為判大宗正三年

爲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亮海陵在熙宗時見太宗諸子勢彊而宗磐尤跋扈與鶻懶相繼皆以逆誅心忌之熙宗厚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嘗與秉德唐括辯私議主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謁奠太廟韓王亨素號材武使攝右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爲輕朕疑太宗諸子太彊得卿衞左右可無慮耳遂與祕書監蕭裕謀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焉盡語在宗本傳中

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爲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領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兗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強主上

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秘書監蕭裕謀殺
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
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
舊必無它意可布腹心事須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說軍民
無以外患為慮若太傅為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
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
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輙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
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宗本言內侍張彥善相相太
傅有天子分宗本荅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
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秖太傅便合為北

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日近圍場內子決宗本因以馬一匹袍一領與玉充表識物玉恐圍場日近身縻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祕書監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搆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壻近侍局副使耶律闢離刺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

蕭王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第黙檢蕭祚家逮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爲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即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遷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禀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别所止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無

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卞本名可喜𥠖本名胡离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賚蕭玉既如蕭裕教對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玉上變實之海陵使太府監完顔馮六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爲人持去馮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爲監丞時太府監失火案牘盡焚數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爲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

景有舊坐逋負久不得調景爲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就宮中相忿爭馮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誘馮六家奴發盜屏事馮六自陳於尚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雜治資福等奏馮六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馮六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馮六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馮六曰太府掌宮中財賄汝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於是馮六棄市資福竑坐鞠獄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

二年追封宗固魯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拓韓王宗本潞王神土門幽王斛孛束瀋王斡烈鄧王胡里改胡什賚可喜並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魯補斛沙虎鶻懶四人不復加封

蕭玉奚人旣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史爲禮部尚書加特進賜錢二千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數月爲參知政事丁母憂以參政起復俄授猛安子尚公主海陵謂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强賴杜稷之靈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也賜第一區分宗本家貲賜之頃之代張浩爲尚

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文思署令閻
拱與太子詹事張安妻坐姦事獄具不應訊而訊之海陵
怒玉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決杖
有差玉等入謝罪海陵曰爲人臣以己意愛憎妄作威福
使人畏之如唐魏徵狄仁傑姚崇宋璟豈肯立威使人畏
哉楊國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顧謂左司郎中吾帶右
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爲相蕭斛律爲左司郎中趙德
恭爲右司郎中除吏議法多用己意汝等能不以己意愛
憎爲予奪輕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過則決責之亦
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來疲於奔走有

死道路者朕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有
不可恕或處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正隆三年拜司徒
判大宗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參知政事李
通諭旨曰判宗正之職固重御史大夫尤難其人朕將行
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御
史大夫與宰執不相遠朕至南京徐當思之繼以司徒判
大興尹玉固辭司徒海陵曰朕將南廵京師地重非大臣
不能鎮撫留卿居守無為多讓海陵至南京以玉為尚書
左丞相進封吳國公海陵將代宋因賜羣臣宴顧謂玉曰
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内閣

因以漢書一冊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議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為如何玉對曰不可海陵曰朕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為不可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苻堅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因周福兒附奏海陵杖張浩并杖玉因謂羣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苻堅比朕朕欲斷其舌釘而磔之以玉有功隱忍至今大臣決責痛及爾體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及海陵自將發南京玉與張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奪所賜家產久之起為孟州防禦使

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欲殺太宗子孫借汝爲證遂被進用朕思海陵肆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質成其事豈得專罪汝等今復用汝當思改過若謂嘗居要地以今日爲不足必罰無赦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烏古論掃喝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子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玉子德用當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玉以快其毒玉子豈可升除邪

贊曰宗磐嘗從斜也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祿鮮禮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爲保全之道耳熙宗殺宗磐而存恤其母后雖云矯情猶畏物論海陵造謀殺宗本兄弟不遺

餘力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再傳而無噍類於是太祖之美意無復幾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與夷而立其弟穆延數世害及五國誠是爲後世監乎

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國元年太宗爲諳班勃極烈杲爲昊勃極烈天輔元年杲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中積粟轉致烏林野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天輔五年爲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實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睹爲鄉導詒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

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煩奏禀復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芻糧欲徙居民遯去奚王霞末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則退保山西杲知遼人無闘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駞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

民朕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俟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善撫存降附宣諭將士使知朕意完顏歡都斿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餘紿曰乞明旦來降于此杲信之使溫迪痕阿里出納合鈍恩蒲察婆羅偎諸甲拔剔隣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圍阿里出等遂據坂去馬皆殊死戰敗霞末兵追殺至暮而還是役納合鈍恩功爲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言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杲請進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尚未決宗幹勸

杲當從宗翰策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既會始定議杲出
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會軍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
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哥趨擣里
撻宗翰遣撻懶以兵一千往擊之撻懶請益兵于都統杲
而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父子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
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剌踰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
趨白水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
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
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請上臨軍耶律坦招西南招討司及
所屬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頂亦降于坦金肅西平

二郡漢軍四千叛去坦與阿沙兀野撻不野簡料新降丁壯迨夜襲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仗就擒耶律捏里移書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昨即位時在兩國絕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強大今忘此施欲絕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杲復書曰閤下向為元帥摠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

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為閣下用者而去主辱臣死欲恃此
以成功計亦踈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
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捏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捏里詔
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
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
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
以取之其具以聞杲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魯河斡魯
妻室敗夏將李良輔杲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
招討司諸部于内地希尹等見上于大濼西南上嘉賞之
上至鴛鴦濼杲上謁上追遼主至回离畛川南伐燕京次

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杲決遣若有大疑即令聞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鴛鴦濼以宗翰爲都統杲從上還京師太宗即位杲爲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會三年伐宋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伐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五年謚曰智烈子孛吉

宗義本名孛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間爲平章政事海陵已殺太宗子孫尤忌斜也諸子盛强欲盡除宗室勳舊大臣是時左副元帥撒离喝在汴京與撻不野有隙撻不野

女爲海陵妃海陵陰使撻不野圖撒离喝於是都元帥府令史遥設迎合風指詐爲撒离喝與其子宗安家書宗安誤遺宮外遥設因拾得之以上變其書契丹小字其封題已開其中白帋一幅有白字隱約狀若經水浸致字畫可讀者上有撒离喝手署及其王印書辭云阿渾汝安樂否早晩到闕下前者走馬來時曾議論我教汝阿渾平章謀里野阿渾等處覰事勢再通往來緩急圖謀知汝已嘗備細言之謀里野阿渾所言煞是只殺撻不野則南路無憂慮矣詳略互見撒离喝傳中女直謂子阿渾前阿渾謂撒离喝子其子宗安後阿渾平章指宗義宗義本宗室子猶

有舊稱以是殺宗義謀里野并殺宗安及太祖妃蕭氏任王隈喝及魏王斡帶孫活里甲遥設詐書無活里甲海陵見其垕率善脩飾惡之大臣以無罪爲請海陵曰第殺之無復言也殺斜也子孫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謀里野景祖孫謾都訶次子斜也有幼子阿虎里其妻捷不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將殺阿虎里使者不忍見其面以衾覆而縊之當其頤久不死及去被再縊之海陵遣使赦其死遂得免後封爲王授世襲千户大定初追復宗義官爵贈特進弟蒲馬字論出阿魯隈喝並贈龍虎衛上將軍

宗幹本名斡本太祖庶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禦遇于境

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塡塹士卒畢度渤海軍馳突而前左翼七謀克少郤遼犯中軍杲輒出戰太祖曰遇大敵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括垤之馬杲乃還達魯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爲疑兵太祖旣攻下黃龍府卽欲取春州遼主聞黃龍不守大懼卽自將籍宗戚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爲然遂班師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縣宗雄卽以兵三千屬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擇士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

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
士罷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餉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
師從都統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
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
至宗幹謂杲曰移賚勃極烈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
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
宗翰會奚王嶺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
城濼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院司遼主
已遯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
太宗即位宗幹為國論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三年

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詔中外十年熙宗為諳班勃極烈宗幹為國論左勃極烈熙宗即位拜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

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海陵篡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徳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謚明肅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瘞之閑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為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

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為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廟庭子充亮兗襄衮亮是為海陵庶人

充本名神土懣母李氏徒單氏以為己子熙宗初加光祿大夫天眷間為汴京留守皇統間封淄國公為吏部尚書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歲薨追封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儀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

耶補兒阿里白

檀奴爲歸德軍節度使阿里白定遠大將軍和魯忽土猛安忽隣河謀克海陵弑徒單氏以充嘗爲徒單養子因幷殺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歸于世宗檀奴贈榮禄大夫阿里白輔國上將軍詔有司改葬世宗時元奴爲宗正丞耶補兒爲鎮國上將軍後爲同知濟南尹事

永元字惇禮本名元奴幼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元年試宗室子作詩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襲謀克海陵伐宋已渡淮軍士多亡歸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殺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與弟耶

補兒逃匿得免世宗即位于遼陽與耶補兒俱來歸上慰勞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寶郎爲灤州刺史授世襲猛安乞以謀克與耶補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民間物力爲功督責苛急永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令使者所至以殘酷妄加農民田產箠擊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貫販貿易有贏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稅得以實自占遷震武軍節度使大定六年丁毋憂起復崇義軍節度使徙順義軍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

蠹獄訟暨亂賦役永元剔其宿姦百姓安之坐責馬與驛人取嬴利及濬州防禦使斡論坐縱孳畜踐民田俱解職頃之永元起爲保大軍節度使歷昭義絳陽震武軍遷濟南尹北京副留守寧國家婢醜底與咸平人化胡有姦醜底於主印處紿取印署空紙與化胡遂寫作永元寧國生日時辰誣告永元寧國謀逆詔有司鞠問乃醜底意望爲良使化胡爲之上曰化胡與醜底有姦造作惡言誣害宗室化胡斬醜底處死改興中尹爲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五十一喪過中都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綵十端絹百匹永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棣順義政迹

尤著其民並為立祠
兗本名梧桐皇統七年為左副點檢轉都點檢九年為會
寧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兗使宋還拜司徒兼都元帥
領三省事進拜太尉及殺太祖妃蕭氏盡以其財產賜兗
罷都元帥府立樞密院兗為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
天德四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貞元元年元旦海陵為兗輟
朝不受賀宋夏高麗回鶻賀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貢獻追
進兗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進兗妻烏延氏正隆六
年坐與奴有姦海陵殺之其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
涅烈私于族弟屋謀魯之妻屋謀魯之奴謀欲執習涅烈

習涅烈乃殺其奴海陵聞之遂殺習涅烈充子阿合大定
中爲符寶祗候俄遷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上曰汝歲秩未
滿朕念乃祖乃父爲汝遷官勿爲不善當盡心學之
襄本名永慶海陵母弟爲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
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祿大夫子和
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與和尚
鬭爭其母妃命家奴捽入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毆詈之
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王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
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爲首者
餘決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失大臣體及所訴有妄笞二

十大定閣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寢之次有異徵襄妃僧酷以爲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爲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僧酷和尚下吏驗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翦滅宗族今和尚所爲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便以爲真不可不滅朕於此子蓋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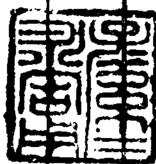
衮本名蒲甲亦作蒲家桀驁強悍海陵不喜其爲人初爲輔國上將軍天德初加特進封王爲吏部尚書判大宗正事坐語禁中起居狀兵部侍郎蕭恭首問護衛張九具言之海陵親問恭奪官解職張九對不以實特處死衮與翰

林學士承旨宗秀護衛麻吉小底王之章皆決杖有差海
陵自是愈忌之未幾授猛安及遷中都道中以蒲家為西
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顏謨盧瓦與蒲家有舊同在西京遂
相往來蒲家嘗以玉帶遺之蒲家稱謨盧瓦驍勇不減尉
遲敬德編修官圓福奴之妻與蒲家姻戚圓福奴嘗戒蒲
家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謙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嘗召
日者問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變告之言與
謨盧瓦等謀反嘗召日者問天命御史大夫高禎刑部侍
郎耶律慎須呂就西京鞫之無狀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
家等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之于市謨盧瓦圓福奴并日者

皆凌遲處死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杲子宗義為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僇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列傳第十四

